

在校大学生摄影师拍摄珠峰登顶全过程——

海拔8300米 他放飞航拍机

“登顶的那一刻，我感到很坦然，在此之前，我达成我此行的目标——把航拍机带到8000米以上的海拔起飞！”5月底，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体育学院2021级户外运动方向硕士研究生周千龙从西藏返回武汉，结束了为期45天的珠穆朗玛峰攀登之旅。

周千龙是湖北襄阳人，今年24岁，他既是登山者，也是一位高山摄影师。接触高山摄影不到6年，他就做到了极少数摄影师才能做到的事——拍摄珠峰攀登全过程。



周千龙登顶珠峰

种下攀登的种子 传承热情的火焰

作为登山界的“黄埔军校”，中国地质大学有着攀登珠峰的璀璨历史，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人才。

在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多条线路中，北坡曾被认为是“不可逾越的天险”“死亡之路”。1960年，中国地质大学校友王富洲与登山队员们一起，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，为世界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1975年，在测量珠峰高程的行动中，王富洲再次随队出征，帮助中国登山队顺利完成登顶。这次登顶不仅测得珠峰高度，还在当年搭人梯的第二阶梯岩壁上架起了一道近6米高的金属梯。在那以后，各国登山者来到此处，都会借助这架金属梯登上原本异常险峻的垂直岩壁。

2012年开始，中国地质大学发起并开始实施“7+2”登山科考活动，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、北两极极点，历时4年7个月，“7+2”登山科考计划圆满完成，成为世界上首支由在校师生组队实现这一壮举的登山队，创造了中国高校体育运动史上的传奇。

何鹏飞是周千龙的师兄，是中国地质大学“7+2”登山科考计划的参与者，曾成功登顶南极最高峰文森峰、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，何鹏飞和周千龙共同的老师董范，在2012年5月19日，和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师生陈晨、德庆欧珠和次仁且达一同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，这是国内高校独立组织的在校大学生登山队首次登顶世界之巅。

“在地大，我们心中一直有着攀登珠峰的种子。”周千龙说，此次登顶珠峰，他拍摄下3000余张图片，积累了航拍素材，后续，无论他是否从事极限摄影工作，都会践行地大人“扎根中国、胸怀天下、勇攀高峰、追求卓越”的攀登精神，挑战自我、不断努力，勇攀人生高峰。

(据《湖北日报》张歆)

攀登安全，他在攀登时，必须将部分设备存放在营地。此次珠峰攀登，在海拔8300米的营地，周千龙成功起飞无人机至8800米，记录下壮丽而珍贵的珠峰影像：阳光下的珠峰一片晶莹闪烁。那一刻，他为自己感到自豪。

在极限摄影界有一句调侃的话：纪录片《荒野求生》里，冒险家贝尔很牛，但比贝尔更牛的是他的摄影团队。珠峰摄影同理。那么，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摄影，具体要面临哪些困难呢？

“对于珠峰摄影师来说，攀爬是最为基本的动作。”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体育学院体育系副任何鹏飞介绍，摄影师在保证自己的攀爬安全之外，还要选择拍摄角度，一来可能因为拍摄做出较为危险的动作，二来为了抓拍镜头，摄影师得和攀登者间隔一定距离，往前或者往后走十米甚至百米去完成一张照片，需要反复多次，体能消耗很大。此外，操控摄影设备极易暴露手指，在大风低温的环境中，容易发生冻伤。极低温环境锂电池容易亏电，摄影师还要留心摄影器材的工作状态，保证携带的设备有持续工作的能力。

“能爬又能拍” 是努力和幸运

5月21日10时20分，周千龙成功从北坡登顶海拔8848.86米的珠穆朗玛峰。同一天，珠峰南坡“希拉里台阶”处遭遇拥堵，发生坍塌，事故造成2人身亡。

在商业化的模式下，攀登珠峰的门槛逐渐降低。在尼泊尔境内的珠

穆朗玛峰南坡，存在数量不少的户外公司为游客提供珠峰登山保障服务。“无论是在尼泊尔还是在中国，在请向导之外，登顶珠峰还需要一定的准入门槛。”周千龙介绍，以我国珠峰北坡攀登为例，在申请攀登世界最高峰之前，要分别不止一次完成5000米级、6000米级、7000米级雪山的攀登，还要有8000米级雪山的攀登经验，能够成功登顶这些高度山峰，登山者的体力、耐力、毅力等才算“达标”。

周千龙大二接触摄影，大四前后，开始尝试攀登5000米级雪山，首次攀登的是四姑娘山第三峰，这是一座5000米级的“入门级”雪山，但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天气不好，他没能成功登顶。不久后，他带着摄像机出发，顺利登顶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。

作为普通在校学生，周千龙并没有充足的登山经费，但得益于高山摄影师的身份，他能获得比普通登山爱好者更多的攀登机会，3年时间里，他多次登顶海拔7000米以上高峰，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。带着摄影任务登山，能见证绝大多数人无法亲临的壮美山河，对于“能爬又能拍”的周千龙而言，这是努力和幸运。“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，当地人也是如此。在低海拔地区运动表现很强的人，在高海拔地区就不一定能有好表现。”周千龙说，在平原地区，他的运动表现并不是最优的，但是他坚持高强度的训练和持续性的高海拔活动，使得高反适应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，表现之一是在高海拔地区入睡顺利，这对于高山摄影师来说很重要：睡得好就会有气力攀登和拍摄，工作顺利就不焦虑，晚间继续好眠，如此进入正向循环。

儿子获捐“重生” 时隔5年父亲捐髓救人

“以前那个大哥哥给你捐献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懂得感恩，回报社会。”6月14日，杨先生躺在病床上和儿子视频聊天时说。当天他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69毫升。

据了解，杨先生的儿子曾患血液病，5年前成功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。“我的孩子因被救助而健康成长，我一直盼着把爱传递下去！”杨先生是湖北荆州人，2017年他迎来第一个孩子，可孩子3个月大时被

确诊患有罕见血液病。医生告知只有造血干细胞移植才可以救回孩子。等待了两年，孩子终于与一名志愿者配型成功，2019年底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。移植快5年了，孩子各项指标均正常，现在就读小学二年级。“当时得知有志愿者和我家孩子匹配成功，内心非常激动，很感谢那位志愿者挽救了我家孩子的生命。”杨先生说。

在等待捐献的同时，杨先生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。

2019年11月，在孩子完成移植后，杨先生在一次无偿献血时留下8毫升的血液样本，加入了中华骨髓库。2021年11月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联系杨先生，告知他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，征求他是否愿意捐献。杨先生一口答应。但是那次捐献因患者方面原因，遗憾终止了。2024年2月20日，又有一名患者与他初配成功，杨先生依然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。在荆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杨先生于今年4月初完成捐

献前体检，有两项不达标。为了能顺利完成捐献，家人精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杨先生也开始加强锻炼，增强体质。在杨先生及家人的共同努力下，4月15日，复检结果合格。6月9日，杨先生匆匆踏上汉之旅途，6月10日开始打动员剂。6月14日早上，随着血液分离机的开启，历经4小时，采集完成。杨先生的采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送往外地，输送给一个陌生的患者。

(据《武汉晚报》李慧紫)